

第七回 守錢梟燒作爛蝦蟆 濫淫婦斷配群花子

詩曰：

盈虛端不爽毫芒，逆取何如順取強？

梅塢藏金多速禍，燕山蓄善自呈祥。

請看梓澤今誰在，試問銅陵音已亡。

天殺蠱人多富吝，任呼錢癖亦慚惶。

話說胡楚卿拭乾淚眼，出來看審奸情。看官，丟開上文，待我說個來歷：

遂平縣東門外二十里，地名灌村，有個財主姓吳名履安，祖上原是巨富。到他手裏，更一錢不費。身上衣服，要著七八年；補孔三四層，還怕洗碎了，帶齷齪穿著；帽子開花，常用舊布托裏；一雙鞋子，逢年朝月節，略套一套即時藏起；用五個錢買雙草鞋穿著，恐擦壞襪子，布條沿了口，防走穿底，常趨些爛泥。這也罷了，若佃戶種他田，遇著水旱，別人家五分，他極少也要八分。這些佃戶欲不種，沒有別姓田，祇得種他。若說放債，一發加四加五，利尾算利；借了他的，無不被他克剝。要到第二家去借，遠近又被他盤窮，不得不上他的鉤。及有被他克剝不起，要與他拚命，他又算計好，總不放債，收拾起來，都積在幾處典鋪裏。家中日用，豆腐也不易吃一塊。所以，在他身上又積幾十萬家私，真是一方之霸。卻虧得他娘子顏氏，原是宦族，能書能算。履安胸中淺淺，每事不敢與娘子爭論。顏氏見丈夫財上刻毒，不時勸諭，那裏肯聽？至三十五歲無子息。勸他娶妾，他不肯，說道：「娶妾必定年少，就生下兒子，我年老死了，少不得連家私都帶去嫁人。」顏氏沒法，吃了長齋，瞞著丈夫修橋造路，廣行方便。所行善事，難以盡述。到三十七歲，顏氏生一個兒子，取名歡郎，眉清目秀，穎異非常。

到六歲，從師上學。履安擇一個欠債之人，文理不通，上門攬館。先生教了一年，反嚮他找幾錢利尾；差六分銀子，還留先生一部《四書》，顏氏查考學課，竟是空空。遂著管家，另訪一位宿儒。對他講過，暗贈束金二十兩，履安聘金在外。那先生感激，曉夜研究，不上五年，歡郎天資聰秀，五經通徹，取名無欲，字子剛。至十五歲入泮，履安為他擇名門女，結下一頭親事。親翁姓賈，他是扳仰富厚，又奉承子剛秀才。到十八歲做親，借債嫁女，妝資倒賠數百金。過門之後，子剛見妻子容貌不美，行步不俏，心上不悅。或住書房，或會考住朋友處，日遠日疏。

履安生了兩個惡瘡，晝夜呻吟，說新婦命不好。連顏氏，極明白的人，也冷言冷語。可憐賈氏吞聲忍氣，上事公姑，下事夫主，中饋之暇，即勤女工，百般孝順。子剛付之不理，暗中下了多少眼淚。娘家來領，又不許歸寧。滿腔惡氣，無處告訴，竟成鬱症，茶飯暫減。自己取簪珥贖藥，公姑又說他裝模作樣，過了彌月，將嗚呼了。

忽一日子剛要入城，到房取新鞋襪。丫頭無處尋覓，賈氏在床上聽得，逐個字掙出道：「在廚房裏。」子剛勉強揭開帳一看，問：「病體如何？」賈氏道：「你問我一聲，多謝你。我今命在旦夕，不能服侍你。我死之後，作速娶個賢慧夫人，不要牽腸掛肚。若肯垂憐，今日替我寄個信與父母，見一面而別，就是你大陰德。」說罷，淚下如雨。

子剛見遍體羸瘦，語語至誠，不覺也流淚。賈氏道：「你若哭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兩年夫婦，雖不親愛，卻不傷我一句。但我自嫌醜拙，不能取悅於君。但生不能同衾，願你百年之後，念花燭之情，與我合葬，得享你子孫一碗羹飯，我在九泉亦含笑矣。」話到傷心，一痛而死。

子剛放聲大哭道：「決然合葬。」遂請丈人丈母來看了，棺衾厚殮埋葬。過了月餘，門上做媒不絕。子剛到處挨訪，聞得個宦族井氏，容貌絕倫，年十九歲，新寡，財禮百兩。父親祇肯許三十兩，子剛暗暗兌換賈氏首飾湊數，娶過門來。艷治動人，衽席之間，播弄得子剛魂都快活。井氏自恃色美，又誇名門，把公姑不放在心上；公姑又體惜他嬌怯，奉承他是舊家小姐，就有不是處，亦甘忍而不言也，反說他命好：「前夫受享他不起，我家有福，得此好媳婦！」

未及兩月，有債戶喚做任大者，借過米六斗。其時價貴，作銀一兩起利。後任大遠出，至第三年回家。履安利上加利，估了他米二石，豬一口，又勒他寫了五錢欠票。至來年七月。履安哄他：「還了我銀子，與你重做交易，撥米兩石借你。」任大聽了，嚮一個朋友借他羅米銀五錢，對他說：「我明日即取米還你。」持銀送至吳家，履安收著，道：「今日沒有工夫，明日送到宅上還你。」任大回去。到了次日，履安即到任大家中道：「五錢母銀，和你加三算，還該利銀一錢二分。一發清足，交還欠票。」任大要借米，祇得機上剪布五尺，又憑他捉了一隻大公雞。履安道：「值一錢一分，還少一分。」見壁上掛著一本官曆，取道：「這個做一分罷。我正要看看放債好日。」遂遞還欠票，袖了歷本，拿著雞並布，如飛去了。任大急急寫了借批，與兩個兒子扛著籬到他家裏借米。回說出門討債了。明再去，等了半日纔走出道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任大道：「承許借米，特寫約批在此。」履安搖首道：「一兩米銀，討了三四年，纔算弄明白，今誰要借你？」任大苦求一番，祇是不允。想道：自己沒有也罷，轉借的五錢來，教我那有米還他？祇得又哀懇道：「止借一石罷。」履安又不允，把手一攤，竟踱了進去。任大急得三神暴跳，氣又氣，餓又餓，罵道：「沒天理老烏龜，少不得天火燒。」履安聽了，怒跑出來。未及開口，不提防任大恨極就是一掌，力猛了些，家中一隻惡犬正在那裏吠生人，一交跌去，正磕在狗頭上，磕去兩個牙齒。那狗，被履安頸壓翻，仰轉身把爪一挖，履安一隻右眼弄瞎了。履安眼痛，極喊一聲。這狗認是捉住他，狠命一口，將履安右耳咬了下來。任大見了，往外就走。跨出門檻，回頭一望，不期一腳踏在空裏，仰身跌倒階沿石上，已磕傷頭腦，血流滿地。兩個兒子大恨，拿兩條扁擔奔進去，把履安打得渾身腫紫，救命連天。許多家人出來救住。看任大，已嗚呼了。鬧動地方，都道履安打死人，個個大恨。三日前，又喚子剛到穎上典中算帳未回，家裏打得雪片，倉裏米谷挑盡，不亦樂乎。媳婦躲到母家去了。這些人把屍骸扛到廳上，將履安解入城來。

看官，履安平日，若有至愛朋友，自然替他出來周全。拼得幾百兩銀子，買屬屍親，地方衙門，上下從直，斷他鬥毆身死。無奈處處冤家，沒人來解說。縣官又聞裏富，見沒有關節，一夾打四十，收監。次日又把履安拿出再來。履安祇得認了鬥毆推跌身死。及子剛得信，連夜奔回，遂買屬屍親，到衙門用了二三千銀子，告了一段攔招，方纔斷得兩下鬥毆，自己先足跌身死，暫行保釋，聽候詳憲發落，已是伏囿百日。

此時，十月盡間，子剛與顏氏往莊上收租，履安因夾打重傷，在家養病。正在樓上，忽見前廳火起。剛下胡梯，梯上火起。不敢出前門，往後樓要去搶那放債帳目。不想庫房火又起，急往後園門，門再扳不開。那火，已燒到後樓，進退無路，祇得鑽在冀窩裏。喜得兩日前挑乾了。誰知屋倒下來，燒著身上衣服，燙得渾身火泡，又鑽不出，火氣一炙，悶死了。這些家人婦女，個個走脫。

子剛母子得信趕回，已是天晚。火勢正焰，無法可救。是日，井氏回來，祇得宿在船上。可憐幾十萬家私，盡成灰燼。祇有二處典鋪並田地不曾燒得，放債帳簿，並無片紙。惟有田產租簿並典中數目，子剛帶在莊上。

明早，子剛不知履安屍首在何處，打發井氏往莊上，喚附近欠債人家，一概蠲免，著他同家人扒運瓦礫。直弄到第五日，在冀窩扒出屍首，遍體斑爛，火氣入腹，像一個癩蝦蟆，買棺盛殮埋葬。在莊上再起幾間屋，重置一番家伙。

自此以後，人人藉口談論履安惡報。子剛聞得，遂發狠要做掙氣的事，算計後年科舉，有服，考不得。及至服滿，又下不得秋闈，遂援例入監。把家事托幾個管家執掌，竟坐監讀書。一去數月，顏氏見媳婦不肯做家，惟圖安逸，未免說了幾句。井氏回娘家去了，屢接不回。直至歲終，娘家也無盤盒，突然送來。過了新春，子剛抵家。井氏床頭告訴，意欲另居。子剛溺於私愛，想前賈氏被母親憎嫌死了，今我在家日少，倘妻子氣出病來，悔之晚矣。遂托言「在庠諸友，會考作文不便」，竟與井氏移居入城。帶丫頭一個，炊爨老婆一個，並跟隨的書童，住在城內靈官廟前。過了月餘，子剛下鄉探母，料理些家事，一去數日。

原來，井氏是最淫的婦人。前夫姓莊，做親未及一年，弄成怯症。誰知此病身雖瘦，下邊虛火愈熾。井氏全不體惜，夜無虛度。看看髓枯血竭，不幾月而死。到了三七，井氏孤零不過，將次傍晚，往孝堂假哭。忽丈夫一個書童，年紀十六七，井氏平日看上的，走來道：「奶奶，天晚了，進去罷。」井氏故意道：「想是你耍我麼？」書童嚇得轉身就走。井氏喚住，附耳低聲道：「我怕鬼，今晚你來伴我。」書童笑允。黃昏進房，卻是精力未足，不堪洪治鼓鑄。至五七，公姑拜懺亡兒，井氏窺見個沙彌嫩白，到晚引入房來。豈期耳目眾多，為阿姑知覺。阿姑氣憤不過，請他父母說知，殯過兒子，就把媳婦轉嫁子剛。

娶過門時，子剛是少年英俊，井氏美貌妖嬈，兩下中意。及履安打死人，驚回數日，自在母家，清淨不過，要結個相知又再沒有，竟和廚下一個粗用人，叫做汲三，弄上了。後來子剛坐監，顏氏屢接不回者，戀汲三也。誰知事無不破，一日被母親見了，責逐汲三，叱回女兒，永不許見面。所以，無盤無盒送來。

今子剛移居城內，往鄉探母，一去數日。井氏終朝起來，無一刻不想取樂，祇得前門後門倚望。原來，他後門對著靈官廟，廟門外左右一帶紗拉木，有兩個乞兒歇宿在內。一日下起暴雨，井氏在後門窺探，瞧見廟前一個乞兒，見街上無人，望東解手露出陽物，十分雄偉。心中喜道：「經歷數個，俱不如他，作用決然不同。」想了一回，祇見雨止天晴，乞兒走來道：「奶奶，捨我趙大幾個錢。」井氏遂問道：「你叫趙大麼？這樣一個人，為甚麼討飯吃？」趙大道：「奶奶，我也有些家私，祇因愛賭，窮了，沒奈何做這事。」井氏道：「你進來，我取錢與你，還有話對你說。」

趙大跨入門內，井氏取出舊布褲一條，短夏布衫一件，又付錢一百，道：「央你一事。我相公結識個婦人，在北門內第三家，不肯回來。你將這錢到浴堂洗個澡，著了這衣服，到黃昏人靜，替我去問一聲『吳相公可在此？』他若說不在，你不要講甚麼，轉身就走來回復我。若街上有人，你不要進來。虛掩著門等你。進來不要聲喚，恐丫頭聽見，對相公說道我察他的是非。」又領趙大進一重門道：「你悄悄到這外廂來。」趙大道：「曉得。」去了。

黃昏時趙大到北門問時，那家人應道：「不曉得甚麼吳相公。」轉回廟前，見街上無人。推門時，果然虛掩。挨到外廂，是朝東屋。是夜，四月念，一更餘後，月色橫空。走入側門，看見榻兒開著。窗邊一張春凳，井氏仰睡在那裏，身上著一件短白羅衫，下邊不著褲子，繫一條紗裙。兩條腿攔開，把一隻小腳架在窗檻上，一隻左腳曲起，踏在凳角上。月下露出雪白腿兒，祇一幅裙掩著羞羞。

趙大見角門閉著，四顧無人，低低喚一聲：「奶奶！」不應。把金蓮粉腿看了半日，不禁火熾。再喚一聲：「奶奶！」又不應。輕輕起其裙，掀在半邊，露出那含香豆蔻。趙大色膽如天，竟潛入花房。幸喜開門揖盜。未幾，凳角頭一隻腳，已翹起來。又少頃，架在窗檻上的一發縮起。趙大暗想：他有些醒了。但他睡在夢中，未知認著那一個。他若叫喊，我走了就是。遂放膽施展。卻見井氏：身如泛月扁舟，搖動半江春水；足似凌風雙燕，頡頏一片秋雲。趙大見其淫蕩，喚他一聲。井氏假意道：「你怎麼奸我？」趙大道：「特來回復奶奶。可憐奶奶，月夜無聊，故此奉承。」井氏道：「相公可在那裏？」趙大道：「他說不在。」井氏道：「我方纔睡著，不意被你所污。今相公既不顧我與別人快活，我也憑你罷了。」趙大恣意奔突，兩下十分得意，約趙大：「夜夜須來。」睡到五更，把二兩銀與他道：「你今不要討飯了，將就做些生理，我逐漸接濟你。」

不料，趙大伙伴，叫做終三，見趙大穿著夏布衫，身邊又有銀子用，疑是那裏去偷來。到二十三日，在紗拉木柵裏，見井氏在後門裏丟眼色。終三走進一看，並無他人，祇有趙大站在牆邊。遂留心覺察，遠遠瞧著。到夜靜無人，祇見趙大溜進去了。終三守在門口，到三更還不出來。走去摸後門，卻不曾上栓。潛蹤而進，挨近右廂門首。祇聽得淫聲浪語，婦人與趙大狠戰。終三縮出後門，想道：不信世間有此賤婦！且待我設計制了趙大，也去試他一試。趙大五更出來，直睡至上午。終三買兩碗酒，街上討些骨頭骨腦嘎酒的，來對趙大道：「大哥，我連日身子不快，今日特買酒來，要請你暢飲一杯。」趙大道：「我怎好獨擾你？我也去買一壺來。」就提瓦缶去打酒，又買隻熟雞回來，猜拳行令。終三是留心的，趙大是開懷的，直吃到晚，不覺大醉。終三又把他灌了幾杯，眼見得醉翻了。遂把衣服脫下穿在自己身上，等到街上無人，走過街來。見他後門虛掩，推開進去。井氏在黑暗中道：「我等你好久。」遂曳著終三手，到廂房來。

是夜點燈，桌上擺著酒餚。井氏定睛看時，吃了一驚，不是趙大！終三道：「奶奶不必驚疑，我是趙大的伙伴。他今日醉了，恐負奶奶之約，特央我來的。」看官，若是井氏有些廉恥，必竟推卻一番。孰知他聽說趙大央他來的，先被拿住禁頭，開口不得。終三見不做聲，吹熄了燈，恣情苟合。

那趙大一覺醒來，已是五鼓。急急爬起，不見了衣服，又不見終三，心慌性急，恐負井氏，竟赤身挨入門來。走到右廂，祇聽得唧唧噥噥，淫聲溢戶。仔細一聽，卻是井氏與終三說話。趙大大怒，欲上前爭奸，卻想井氏面上不好看。按定心頭，退出後門，走進廟來。祇見兩個公人把手上索，頸上一套，喝道：「賊精，做得好事！速把平日所偷何家，直說出來，免你上吊。」

看官，原來兩個公差，因北門人家失了賊，縣中緝捕。見昨日趙大買雞，露出銀子，就想這花子必定做賊，故來挨訪。見他在人家出來，故此扭住。趙大道：「我非是賊。」公人打了幾掌道：「你不做賊，為何在這人家出來？」趙大情急，又恨終三，祇得說道：「不是賊，是聽個奸情。」正說時，有兩個光棍夜裏賭錢，輸了回來，見公人鎖了花子，正在廟前。趙大道：「是我

一個伙伴奸淫這家奶奶，我去竊聽。如今還在那裏，卻不干我事。」四人聽了，牽著趙大趕入屋來。祇見婦人與終三赤身摟抱。兩個光棍，因賭錢輸了，撞到床前，把衣被捲個精光，跑出後門招呼眾人道：「你們大家來看奸情。」此時，街坊上走的人多了，擁滿房屋。祇見公人將手索繫著兩個花子，婦人一絲不掛。眾人道：「這樣美婦人，伴著死花子，也是禽獸了。」井氏把終三一看，渾身黑癩，兩腿肉爛，悔恨不及。央求眾人，願出銀兩告饒。幾個有年紀的道：「他有丈夫，銀子詐他不得的。但如此傷風敗俗，必要解官發落為是。」眾人道：「有理。」遂喚出丫頭，討件衣服與他穿了，下邊束著單裙，不許他著褲子。此時井氏身不由己，被眾人推到街上。復有兩個惡少，把井氏後邊裙幅托起，露出雪白屁股，引得合街人大笑。解上堂來。

此時楚卿亦出來看。俞彥伯陞堂，欲解楚卿愁悶，把井氏撈起，要他將生平偷漢的事供出。井氏忍痛不過，祇得把和尚、汲三、趙大前後等情，盡招出來。彥伯道：「這古今罕有。」抽籤把兩個花子各責四十，號枷一月。

正要把井氏發落，祇見一人上前揖道：「生員不幸斷弦，結此賤婦。嚮因外出，適纔回家，已知始末。此婦非人類，不煩老父母費心，待生員殺了就是。」竟嚮襪筒裏拔出刀來。原來是吳子剛。彥伯嚮來是認得的，便急叫：「莫動手！」子剛那裏肯聽！竟奔近井氏，把刀劈下。幸虧兩個皂隸憐婦人標致，又見本官吩咐莫動手，把竹板一架，已削去半片竹片；又把竹板一格，把他刀打在地下。彥伯對子剛道：「賢契俠腸如此，若在家裏，殺了何妨？但既經本縣，自有國典，公堂之上持刀殺人，反犯款了。本縣自有處法，請付度外就是。」子剛聽了，一揖而出。彥伯把井氏收監，出票喚他父母。不多時，差人回復，他父母說沒有女兒，不來認他。彥伯即喚幾名皂隸：「往四門選取少壯無妻花子數名，明日早堂聽候。」公差去了，彥伯退堂。

明早，拿了十餘個花子到縣。彥伯自監中提出井氏，吩咐道：「你這淫婦，喜歡花子。今日憑你去隨著幾個罷了。」井氏哀求道：「願出家為尼。」彥伯道：「守不定情，少不得迎奸賣俏，清淨佛場，怎與你做風流院？」又嚮花子道：「你眾乞兒，領出去討飯供養他，兩下受用，但不許在此境內，又不許恃強獨佔並賣與人為娼。察出處死！」把井氏打四十，批下斷道：

審得井氏，淫婦中之最尤者。負雞皮之質，不顧綱常；挾媚狐之腸，孰知廉恥？為快意乎敖曹，竟失身於乞丐。據乃夫之志，殺死猶輕。施我法外之仁，如從惠典。薄杖四十，示辱鞭蒲。奈萬人之共棄，為五黨所不容。配為花子婦，任伊掌新航。逐出境外，禁入煙花。卑田巷口，叫奶奶與官人；東郭墻番間，唱哩哩蓮花落。

喚公差將審語粘在照壁，人人稱快。眾花子把井氏抱的抱，奪的奪，鬧嚷嚷，個個興頭。看的男子婦人，塞滿街道。楚卿直看他扛出西門，笑個不亦樂乎。又住兩日，告別回家。苦留不住，贈銀五百兩。楚卿遜謝一回，起身辭去。

未知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

摹寫履安錢癖，節節真境。報應可稱暢快。此回，心朮之不正，情夢之惡者也，引入本傳，正是柝中之柝，柝外之柝。若花子得妻，乃情外之情，卻非情夢，不必用柝。